

良心茶遊記

●良 心

日軍閃擊菲律賓(中)

據戰後史料披露，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日軍第14軍就針對菲律賓呂宋島地形與美菲軍防禦部署，制定了「先外海奪控、再南北先遣掃邊、最後雙主力登陸、向心合圍馬尼拉」的鉗形夾擊攻佔菲律賓的戰略。其整套戰術邏輯是：先奪制空權、再佔外圍支點、南北雙線登陸、雙向對進合圍，徹底癱瘓呂宋全域防禦，迫使美菲軍隊放棄首都、陷入被動退守的絕境。

日軍第14軍是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大本營為菲律賓攻略戰專門編組的甲級野戰部隊，全程主導菲律賓全境攻佔。 部隊初始編制精幹，有兩個精銳野戰師團和一個特種旅團。老牌精銳師團第16師團參與過南京大屠殺，戰力兇悍、作風殘暴，是登陸菲律賓的先鋒主力；擅長熱帶叢林作戰的第48師團，適配東南亞海島作戰環境；第65獨立混成旅團，承擔陣地守備、清剿殘餘敵軍、佔領區維穩任務。總兵力約5.7萬人。

日軍於1941年12月8日一舉摧毀菲律賓美軍克拉克空軍基地和伊巴雷達預警系統的同時，提前從台灣派出先遣登陸部隊，於12月8日清晨搶佔了菲律賓最北端巴坦群島的巴坦島。巴坦群島橫亘於台灣島與菲律賓主島呂宋島之間的巴士海峽中心，扼守南海通往西太平洋的關鍵。日軍佔領巴坦後，迅速把巴坦作為進攻菲律賓全境的前沿軍事基地、最前線補給站與通訊中繼據點，並開始部署對菲律賓呂宋的南北雙向登陸。

參與菲律賓南北雙向登陸的是日軍第14軍的主力師團第48師團和第16師團。第48師團通稱號「海兵團」，由日軍台灣駐屯部隊發展編成。第16師團通稱號為「垣兵團」，因師團兵源主要來自日本京都府，故又得名「京都師團」。在雙向登陸作戰中，第48師團擔任北路軍主力，第16師團為南路軍主力。兩大師團南北對進、構成「南北雙鉗、夾擊合圍馬尼拉」的戰略態勢。

按照日軍第14軍「先支隊掃邊、後主力攻堅」的方針，其下屬第48師團和第16師團在大規模登陸前，都先以小股支隊搶佔呂宋沿岸支點。1941年12月10日到11日，第48師團從台灣派出兩支先遣突擊支隊，先後在呂宋北部的阿帕里和維甘登陸。阿帕里是呂宋北部核心港口與航空據點，扼守北呂宋海岸線。維甘是呂宋西北的濱海重鎮。維甘與阿帕里登陸的日軍支隊相互策應，形成北呂宋雙點控制，全面掌控呂宋西北、北部海岸。

12月12日，第16師團也從西太平洋帕勞基地派出先遣突擊支隊在呂宋最南端的黎牙實比登陸，建立前沿據點。帕勞位於西太平洋加羅林群島最西端，是距離呂宋島最近的太平洋大型島群。一戰後日本從德國手中接管了帕勞群島，在群島修築了軍港、機場、隧道、暗堡和岸防重炮群，成為日軍南進作戰南線指揮前哨和外海進攻菲律賓的唯一南線跳板。黎牙實比是呂宋最南部重要港口、航空據點。

日軍多支突擊隊在呂宋南北兩端多點登陸之後，控制了海岸灘頭陣地，為主力部隊登陸作好了前期準備。1941年12月22日，以第48師團為主力的日軍第14軍登陸集群3萬餘人，在坦克、炮兵、工兵部隊配合下，於呂宋西北林加延灣，發起大規模主力登陸。第48師團全師團均是從台灣始發的。林加延灣是南海伸入呂宋內陸的大型天然深水海灣，水域開闊、灘塗平緩、適合大規模艦隊停泊與兵團登陸。更有利的戰略優勢是海灣直面呂宋中央平原，一條平坦陸路直通首都馬尼拉，日軍在林加延灣登陸後，即可進入開闊平坦的呂宋中央大平原，裝甲部隊、重炮、後勤物資可快速縱深推進，直取馬尼拉。

由於菲律賓美菲軍失去了制空權和遠程預警體系，整個呂宋防線陷入無遮蔽、無預警的被動絕境。美軍灘頭部隊無法得到空中預警和掩護，海軍無法近海支援，所有交通線、陣地全部暴露在日軍空襲之下。日軍第48師團毫無空中阻擋，毫無有效阻擊，幾乎不費吹灰之力便成功搶灘。緊接着又勢如破竹，快速擊穿呂宋北部所有防線，通過呂宋中央平原最平坦、最快速的主幹道全速向馬尼拉一路挺進，直逼馬尼拉北郊，形成北路壓倒性攻勢。



●林加延灣和拉蒙灣位置 作者供圖

在日軍第48師團從呂宋北部林加延灣大規模登陸兩天後的12月24日拂曉，日軍第16師團主力7,000多人在呂宋島東南部的拉蒙灣發起登陸。第16師團主力是從日本琉球始發的，他們分北中南三線同步搶灘，雖在有的灘頭遭到頑強抵抗，但由於美菲守軍兵力薄弱，日軍很快順利登陸並鞏固陣地。第16師團站穩腳跟後，不等全線清場，也顧不上休整，即刻兵分多路，全線向北突進。駐守南部的菲律賓守備部隊一觸即潰，日軍全程保持高速推進節奏，直撲馬尼拉東南側翼，配合北路主力完成對馬尼拉合圍。

北路第48師團是圍攻馬尼拉的核心突擊力量。日軍第14軍軍部隨第48師團第二梯隊登陸呂宋，在菲律賓境內前移指揮。林加延灣距離馬尼拉僅120餘公里，麥克阿瑟曾緊急抽調兩個菲律賓師阻擊北路日軍，但未經訓練、裝備簡陋的菲軍根本無法抵擋日軍重裝部隊的立體攻勢，阻擊戰迅速潰敗。第48師團憑借裝甲部隊與重炮火力，採取全速突擊、正面碾壓戰術，徹底擊穿了呂宋島北部美菲軍隊防禦體系，短短3天便兵臨馬尼拉北部近郊，於12月25日控制了馬尼拉正北所有交通要道。

同時南路第16師團推進至馬尼拉東南外圍，封鎖了南側與東部通道。兩大日軍主力師團一北一南，雙向對進；一西一東，鉗形夾攻，鎖死了馬尼拉所有退路。日軍第14軍南北雙主力分港集結、分線航渡、分點登陸、分頭接近、南北合圍、同步壓向馬尼拉的終極戰略閉環正式成型，完整形成向心合圍態勢，幾乎封閉了馬尼拉所有陸路出入口。只有馬尼拉西側通往巴丹半島的通道尚未被完全切斷。

青 青子衿

●黃洛兒

囍帖街

每次搭電車行過莊士敦道，總會下意識地眺望一下利東街。說是眺望，其實一抬眼就會看見。因為，我還不習慣這個名字——在我心裏的，是永遠的囍帖街。

舊時，那是屬於市井的熱鬧。獨具風格的騎樓下正是一間間印刷舖敞開門戶，不用走進店也能從外面看見每一家店舖的櫃子裏都擺放着一疊疊正紅色的喜帖，燙金的囍字在光線裏閃耀。往來的大多是準備婚嫁的新人，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幸福的笑容，一個個成雙成對的人影在街道中穿梭。耳邊響起一陣陣微小卻又不可忽略的聲音，我不用刻意去找聲音的來源，那是裁切紙張的嚓嚓聲，是此起彼伏的。伴隨而來的還有老闆與顧客交談的聲音，鐵閘起落的聲音混着滿街的笑語，處處都是人間溫熱。一條街，承載了無數人對成家圓滿的期盼。正如《囍帖街》歌詞所寫：「就似這一區，曾經稱得上美滿甲天下。」這條街的熱鬧與美滿，是屬於香港舊社區獨有的風景。

城市的浪潮永遠向前，舊街區終要面對時代的更迭。舊日為時代象徵的騎樓已不復存在。香港這座城市，一直在拆建與重生之間前行。眼前的利東街，是重新規劃的步行街。那些充滿喜氣的舖子，終究要在這歲月流年中消失。重建之後的利東街，如同換了新衣裳，燈光璀璨，商店林立，街上掛滿了紅燈籠，保留了「喜」的主題，遊人絡繹不絕，卻再也聞不到那一絲油墨混着紅紙的氣息。我身處在這裏，雖未來得及感受到往昔的喜慶，心中卻生出悵然，世間很多美好的事物，都不會永遠停留。這不單是一條街道的故事，在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條屬於自己的「囍帖街」，可能是小時候常去的舊士多、昔日要好的朋友、一段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這些都如手心的流沙般，漸漸被名為「時光」的風吹散，而我們想留也留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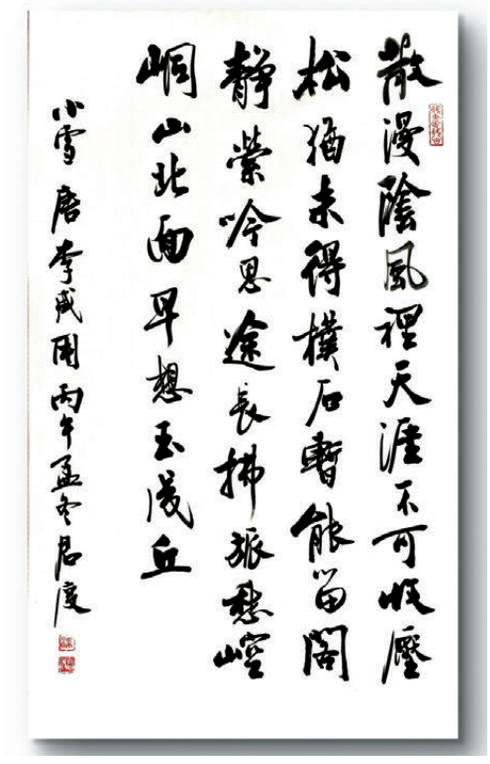
站在現在的利東街，電車依舊在不遠處來回穿梭，抬頭是煥然一新的樓宇，腳下是翻新過的石階。昨日的光景已經遠去，我們沒法回到過去，可眼前的人和事，此刻擁有的時光，是實實在在握在手裏的。

囍帖街，承載着香港一代人的集體回憶，也帶給我深刻的人生體會。消失的只是物理的街巷，心底那份對圓滿的期盼，永遠生生不息。只要心中仍存溫熱，我們便可以在往後的歲月，親手書寫嶄新的篇章。

作者為可立中學中四學生，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第四屆、第五屆學員。

詩 詞度墨香

●書：梁君度



小雪

唐．李咸用

散漫陰風裏，
天涯不可收。
壓松猶未得，
撲石暫能留。
閣靜縈吟思，
途長拂旅愁。
崆峒山北面，
早想玉成丘。

浮 城誌

●金 戈

菩薩姑婆

一位初中同學，中等師範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鄉村小學教書，一教就是幾十年。退休後每天走3公里路去輔導侄孫（弟弟的外孫）作業，風雨無阻，堅持了好幾年。

這年頭，孩子讀書辛苦，清晨背着書包去學校，下午5點才放學，回家又是一大堆作業。好不容易到了周末，除了作業，還要參加各種培訓。沒有娛樂時間，沒有快樂的童年。現在的家長不懂教育，把孩子的考試分數看得比命還重。一位母親，因為孩子在學校惹了點事，回家路上打罵不停，走到自家門外水塘邊，更是一把抓起孩子扔進水塘裏，正是初春季節，塘水刺骨，孩子也不會游泳，幸虧附近採茶的親友趕來，才將孩子救起。另有一位父親，因孩子不聽話，用剪刀將孩子的耳朵剪傷，隔天又因不聽話，奶奶將孩子剛有點癒合的耳朵撕開，殘忍至極。這些雖是個案，但生活中確實存在。什麼聽話不聽話的，無非就是沒好好做作業，成績考差了而已。

同學的侄孫是一位活潑可愛的小乖乖，父親、母親、外公、外婆都是文化不高的農民，老師布置的家庭作業，在他們眼裏就是聖旨。同學每天去，就和侄孫一起分析難題，指導作業，有時候因為作業太多，要忙到很晚才回家。

按照常理，同學這樣無私的付出會受到應有的尊重，可現實生活中卻受了不少的委屈。比如她輔導孩子寫完作文，她的侄女（孩子母親）從網上搜來一篇，對照一看，覺得不滿意，當着她的面撕掉作文，對孩子大吼一聲：「你寫的什麼？重寫！」

又比如孩子的母親在城裏打工，每月有4天休假，平時別人替你輔導孩子，休假的時候你也該盡盡責任吧？可孩子的母親一輔導作業，不是打就是罵，孩子哭着向她求救：「姑婆，還是您來輔導我吧！」同學心一軟，只好放棄休息，又去輔導了。

孩子分數考差了，孩子母親就當面打孩子，問他是怎麼學的，還有當老師的姑婆輔導呢。孩子成績考好了，孩子母親就向眾人炫耀：「幸虧我給他輔導了！」隻字不提姑婆的功勞。

「教了一輩子書難道還不累嗎，為何非要去做費力不討好的事情？」我勸同學說。同學回答：「我也想好好享受晚年呀，可一想到孩子就於心不忍。」同學說只要她沒去，孩子的母親或外公一輔導作業除了打就是罵，有時候去遲了，在樓下很遠的地方都能聽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聲。「他們罵孩子笨，可是我給孩子講解，他又懂了；他們罵孩子懶，不做作業，可是我去一哄，孩子又開開心心地做起來了。為了孩子，我不能不去呀！」說着，同學的眼裏也不知不覺地流下淚來。

和孩子打了一輩子交道的同學，人退休了，愛心和責任心卻沒有退場，這是菩薩呀！我想。

文 化解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故宮國寶南遷的記憶(一)

1924年秋天的紫禁城，末代皇帝溥儀匆忙離宮，傳說只留下半個沒有吃完的蘋果，卻帶走了大量書畫與珍寶。隨後開始的故宮文物清點，讓一座皇帝的私人宮殿逐漸轉變為屬於公眾的博物院。清點者面對空下來的架位、殘缺的賬冊和封閉已久的庫門，第一次試圖去查找：紫禁城裏究竟還留下了什麼？之後，數十萬件國寶被登記造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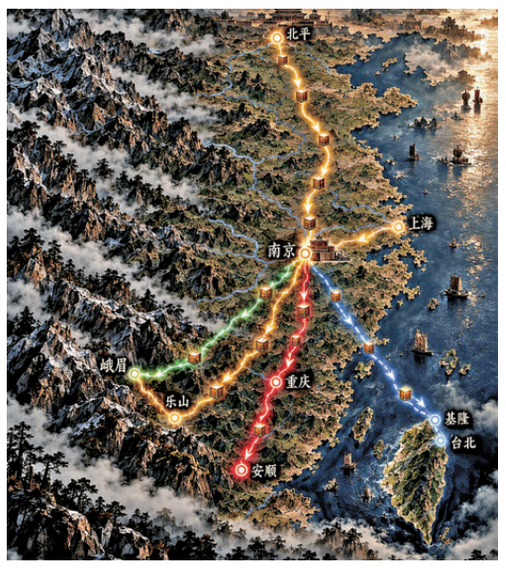
然後到了1933年，日本人的侵入，讓中國的華北局勢日益危急。故宮博物院決定將一萬多箱文物遷出北平。消息傳出，社會輿論激烈分裂：有人認為國寶必須先走，有人指責故宮將文物送離故土。為了避開阻撓，首批文物在深夜秘密裝車，運往正陽門西車站。列車駛出北平時，沒有人知道，這些箱子將離家十餘年，有些甚至再也不會回來。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暫存在南京的文物再次踏上旅途。南路、中路、北路三支隊伍分別向西南轉移：它們乘火車、坐輪船，翻越秦嶺、穿行蜀道，也曾遭遇轟炸、洪水、川江激流、道路塌方和繩索斷裂。箱子被藏進寺廟、祠堂、倉庫和山洞，工作人員一遍遍核對封條、清冊和箱號。護送者攜家帶口，孩子在遷徙中出生，家屬在油布隔出的角落裏做飯、睡覺，等待下一次出發。有人獻出生命，也有很多人的名字沒有寫進歷史。

這些箱子既脆弱，又擁有驚人的秩序。文物在上海集中時，曾用「滬」「上」「寓」「公」四字分別代表古物館、圖書館、文獻館和秘書處的箱件。每到一地，它們都會留下新的標籤、封條和編號，層層疊加，記錄着一件文物曾經在哪裏、由誰保管、何時被打開。一個個號碼看似冰冷，背後卻是一種承諾：即使山河破碎，也不能讓任何一件文物在混亂中失去身份。

抗戰勝利後，文物陸續運回南京。1948年至1949年間，部分精品又分批由軍艦和商船運往台灣。碼頭上，人與箱子爭奪有限的艙位；海峽中，平底船在風浪裏搖晃；還有人選擇留下。馬衡等故宮人面對的，不只是一次運輸決定，而是個人命運、職業責任和時代方向之間極其艱難的取捨。從此，原本同行的文物走向不同道路，在北京、南京與台北形成彼此關聯又各自發展的收藏脈絡。

一批文物，抵達台灣基隆港口後，並不是旅程的終點。台灣的楊梅倉庫、台中糖廠、霧峰北溝山洞，先後成為文物的臨時住所。沒有現代恒溫恒濕設備，工作人員只能墊高木箱、檢查蟲害、晾曬古籍，在潮濕、火災與地震風險中重新建立清冊和保管制度。後來，箱架之間鋪起白布，臨時向來訪者展示文物；再後來，山村裏建起小型陳列室，外雙溪的博物館終於落成。沉睡在箱中的國寶，重新進入公眾視野。



●故宮國寶南遷路線圖 AI繪圖

遙想當年，戰爭逼近，是留下還是出發？當船艙有限，誰先登船？當文物被分藏於海峽兩岸，誰又有文化的責任把它們傳給未來的中華文化？

那個被咬了幾口的蘋果早已腐爛成灰，90多年前的木箱也會遺失和朽壞。真正跨越時間的，是那些愛護國寶的人們在最危險的時刻，仍願意點清最後一個箱號、守住最後一道封條，並把自己對中華文脈的愛融進我們的歷史記憶中。

詩 詞偶拾

●古 松

油麻地梯口婦人
——廖仕強的畫

千步是千個踟躇
梯間有沉吟在兜攬着你
寂寞的心有慾火燃燒
眩目而又赤裸誘惑
一瞬間舉步維艱
靈魂在坦蕩的亞娃前崩潰
誰可在千色前閉關
剔開點綴人世的春色
一個眨着眼的臥姿
遂把苦行僧千年道行
於剎那間灰飛煙滅

當疲乏的腳步吃力地跨越
迎面而來是另一個恩客
猥瑣的目光一如利劍
在你渾身不安的臉上徘徊
你默然無語
匆匆地
在梯間老婦還未開口時
你便急步朝來路回去
耳邊人仍聽見老婦「下次再來」的呼喚

在吳松街口時你舉步昂首
頃刻間將餘下的慾念抖落
西風從街角處迎面吹來
你早已將失落的自己
幻化成出世的古典